

100  
100  
100  
100  
100





法國大仲馬

(恐怖時代雷特)

我離開辣貝葵，一直走着，經

忽然，我聽得一個女子呼救的聲音  
晚上十點鐘。我便跑到那發出聲

月，我便從月光裏看去，卻是一個女  
同時，那個女子也瞥見了我，  
裝，便向我奔了過來，喚道：

『亞爾貝先生來了！他是認識  
太太的女兒了！』

那個可憐的人說着這些話時，  
我的手臂，緊偎着我，好像一個失  
『你是雷笛太太的女兒或是別  
證，便須和我們一同到防守所去。  
那個少女捏緊了我的手臂。我  
現。我會意了。

我說：『我的可憐的莎蘭綺，

她非常迫切的喚道：「喂，老爺們！現在你們相信我了嗎？」

「你至少該稱呼，公民！」

那美麗的少女說：「啊，隊長，請莫責我這樣稱呼，我母親有許多關氣的主顧，她常常教我客氣些，所以我便得了這個惡習慣了——貴族們的習慣了，並且，隊長，你是知道的，改變老習慣是非常難的呀！」

她顫聲說了這個答覆，內中含有一種精細的諷刺，除我而外衆人都被她賣弄了。我暗忖，這個少女究竟是誰呢？彷彿很神祕似的。只有一點極明了的：她決不是個洗衣婦的女兒。

她又道：「我怎麼到這裏來的呢，公民亞爾貝？我告訴你。我是給一位小姐送洗好的衣服去的。那位小姐恰不在家，我便在她家裏等住了，因為在這個困難的年頭兒，大家都需要些兒進款。這一等，不覺天便黑了下來，我便落在這些老爺們的隊裏——請恕我，我該稱公民。他們要捉我到

防守所去。我嚇得叫起來了，恰遇你來看見這情景。總算還運氣，你是我的朋友。我想，亞爾貝先生知道我的名字叫莎蘭綺雷笛，一定會担保我的。你担保我嗎？你不肯担保我嗎？亞爾貝先生？」

『當然，我担保你。』

巡邏隊長說：『好極，但，請問，誰又担保你呢，朋友？』

『唐東——你知道他嗎？他是不是一個好志士？』

『啊，若是唐東肯担保你，那我自然是沒有話說了。』

『喂，今天黨員正在開會，我們便到那邊去罷。』

巡邏隊長說：『好，公氏，我們到黨員議事處去罷。』

黨員議會是在老勃柔文斯路一隻古寺裏。我們走了不上幾分鐘便到了。我在門口從日記簿上撕下一頁紙，用鉛筆寫了幾個字交給隊長，請他手致唐東，我便和衆人在門外等候。

隊長到會場裏去了不久，便和唐東一同出來。

唐東對我說：『什麼！他們要捉拿你了嗎，我的朋友？你，卡梅爾的朋友，——你，一個最忠實的民主主義者。』他繼續着問那個隊長道：『公民，我担保他夠了嗎？』

倔強的隊長問：『你担保他，你是不是也担保她？』

『担保她？你說誰？』

『這個女子。』

『担保一切事情，担保一切他的伴侶。這樣你滿意了嗎？』

隊長說：『滿意了，尤其是因為我得見了你了。』

巡邏隊長向唐東行了一個敬禮便去了。我正想要謝謝唐東，但裏面一連聲叫起他的名字來了。

他說：『原諒我，我的朋友，你聽見嗎？那邊輪到我了。我不得不進

去了。我對那個隊長已經說好」。那裏會好志士有弊病的呢？」

他用他可以鎮定羣衆的，所以以激怒羣衆的，有力的聲音向裏面喊着：「來了！」便急急進去了。

我還和我那不認識的人兒佇立在門畔。

我說：「現在，我的女郎，你聽不要我護送你去？我聽你的吩咐。」她嫣然微笑着說：「爲什麼不要，送我到雷笛太太家去，我早告訴了你，她是我的母親。」

「雷笛太太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弗綠路二十四號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便到弗綠路二十四號去罷。」

一路走着，我們彼此都不曾開一句口。一輪明月冷靜地高據在天空，從月光裏我時時去看她。她是一個三十二歲的溫柔少女，面上略帶褐

色。大大的碧眼，聰明的為味比悲哀的意味更多。細長適度的鼻子，伶俐的嘴唇，珍珠般的牙齒，手似女皇的手，腳如孩子的腳，凡此種種，都和她穿着洗衣女的衣服不相稱，顯然是有一種貴族風度，引起那個巡邏隊長疑心，實在並沒有錯。

走到了弗絲路二十四號的門口，我們默默地彼此對看了一回。

我的不認識的美人嫣然笑問：「噯，我的親愛的亞爾貝先生，你要什麼？」

「我親愛的莎蘭綺小姐，我有一句話想要說，若是我們即便分開，覺得狠不值得的有這一刻的相會。」

「啊，我求你千萬恕我！我覺得那一刻是非常值得，因為如果我碰着你，我便要被捉到防守所去了，并且，到了那邊，還要發覺我不是雷雷太太的女兒，事實上，還要擴大到發覺我是一個貴族，大概他們便要殺我。」

的頭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現在承認你是一個貴族嗎？」

「我爲什麼不承認。」

「至少請你把你的名字告訴我。」

「莎蘭綺。」

「這個名字我是早知道了，是我憑着一時的靈感贈給你的，並不是你的真名字。」

「沒有關係。我很喜歡這個名字，從今以後我要保存牠——至少爲了你，我要保存牠。」

「若是我們不能再會，你爲什麼要爲我保存這個名字呢？」

「我並沒有說我們不能再會。我只說如果我們能得再會，那麼，不一定要你知道：名字，我也不必要知道你的名字。祇要你對我，認做亞爾」

貝，我對你，永做莎蘭綺就穀了。」

我道：「那麼，就這樣罷，不過，莎蘭綺，我要說：

她回答：「我聽着呀，亞爾貝。」

「你是一個貴族，你是承認的了。」

「即使我不承認，你也是要疑心的，我是早經被駁奪了一半的効力了，所以我承認。」

「你被他們捉去，不是就因為疑心你是一個貴族嗎？」

「所以我怕得很。」

「你現在躲起來避他們的耳目嗎？」

「躲在弗綠路二十四號，和雷笛太太一塊兒，她的丈夫是我父親的車夫，你看，我一點也不對你守祕密。」

「你的父親呢？」

『我親愛的亞爾貝，關於我的事，我一點也不瞞你。但，我的父親的祕密，不是我自己的，我不能夠告訴你。我的父親是躲避着，想逃去。這便是我所能告訴你的一切了。』

『你現在打算這樣呢？』

『若是我能夠和我的父親一同逃走，便和他一同去。若是不能，便讓他一個人先去，候機會來時我再去會他。』

『剛纔衛兵捉你的時候，你是不是從你父親那邊出來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我親愛的莎麗綺，聽我說。』

『我聚精會神的聽着。』

『你是看見了今晚的情形了嗎？』

『是的，我看見了，你是有很大的勢力的。』

『我恨我的勢力不十分大。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我總還有些朋友。』

『我是得你的一個朋友救了的。』

『你知道他現在不是一個勢力薄弱的人。』

『你肯用他的勢力幫助我父親逃走嗎？』

『不能，我要留着他幫你逃走。』

『但是我父親呢？』

『我另有法子幫助你父親。』

莎蘭綺握住我的兩手，帶一種切望的表情追問我：『另有法子？』

『如果我救了你父親，你將來有沒有時候親切地想着我呢？』

『啊，我是終身不忘，一定常常紀念着你！』

她用一種消魂而熱切的表情宣佈了這幾話後，便懇求似的望着我說

：道

『不過，這樣你滿意了嗎？』

我說：『滿意了。』

『噯，我終究不會看錯。你是仁慈的，寬宏大量的，我謝謝你，并且替我父親謝謝你。即使你失敗了，我也是感激你就像已經替我做了一般！』

『什麼時候我們再會呢，莎蘭綺？』

『你想什麼時候須再見我？』

『明朝，我希望有好消息給你。』

『那麼，明朝罷。』

『什麼地方？』

『這裏。』

『這裏在街上嗎？』

她喊道：『噯，我的天呀！你看，這是多麼安靜的地方。我們在這裏』

談了三十分鐘了，還沒有一個人影兒經過呢。」

『爲什麼我不能到你家裏去，你到我住處來呢？』

『因爲，如果我到你那邊去，怕要連累那些好人，如果你到我家裏來，怕你要遭大危險。』

『啊，我把我的一個親戚的通行證給你好了。』

『那如果我萬一被捉去了，便要累你的親戚也上斷頭台了。』

『不錯，我弄一張寫着莎蘭綺名字的通行證給你纔好。』

『妙極了！你當莎蘭綺是我的真名字。』

『什麼時候到這裏相見呢？』

『假使你樂意，便仍在今晚我們相會的時候——晚上十點鐘罷。』

『好，便是十點鐘罷。我們怎樣相會呢？』

『這箇簡單得很。你九點五十五分在門外等我，我准十點鐘罷。』

『那麼，准定明天晚上十點鐘罷，親愛的莎蘭綺。』

『准定明天十點鐘，親愛的亞爾貝。』

我要吻她的手，她却把她的額前給我吻了。

第二天九點半鐘時候，我已經等在街上。等到九點三刻，莎蘭綺使開門出來了，我們彼此都比預約的時間早到。

我便跳到他的身邊。

她說：『我看你的樣子是得了好消息了。』

『好極了！第一，你的通行證已經拿來了。』

『第一是我的父親呀！』

她推開我的手。

『只要他願意便你的父親也得救了。』

『你說「願意」嗎？要他怎麼樣呢？』

「他須信任我。」

「那是一定信任你的。」

「你見過他了沒有？」

「見過他了。」

「你和他談起過這事情嗎？」

「自然談過。蒼天拯救我們。」

「你把一切都已經告訴了你的父親嗎？」

「我告訴了他你昨天救了我的命，并且還告訴他，你明天也許要救他的命。」

「明天！是的，一點也不錯，我明天救他的命了，只要他願意。」

「怎麼樣？什麼事？說呀！說呀！如果他能夠願意的，那麼，百事便

幸運地通過了！」

我躊躇地說：『無論如何，』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你不能和他一同去。』

『我早對你說過，我早決定不和他一同去是不要緊的了。』

『我是你的最忠心的朋友，無論如何，我遲早總能夠替你弄一張護照逃出去的。』

『最要緊請說我父親的怎麼樣，我自己是不不要緊的。』

『喂，我對你說過有些朋友，我不是這樣對你說過的嗎？』

『是的，說過了。』

『今天我已經找到了一個了。』

『請講下去罷。』

『是你也熟悉他的名字的一個人，他的名字是一個勇敢的高尚的保